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

盡說神仙事渺茫，誰人能脫利名韉？今朝偶讀雲門傳，陣陣薰風透體涼。

話說昔日隋文帝開皇初年，有個富翁，姓李名清，家住青州城裡，世代開染坊為業。雖則經紀人家，宗族倒也蕃盛，合來共有五六千丁，都是有本事，光著手賺得錢的。因此家家饒裕，遠近俱稱為李半州。一族之中，惟李清年齒最尊，推為族長。那李清天性仁厚，族中不論親疏遠近，個個親熱，一般看待，再無兩樣心腸。為這件上，合族長幼男女，沒一個不把他敬重。每年生日，都去置辦禮物，與他續壽。宗族已是大了，卻又好勝，各自搜覓異樣古物器玩、錦繡綾羅饋送。

他生平省儉惜福，不肯過費，俱將來藏置土庫中，逐年堆積上去，也不計其數。只有一件事，再不吝惜。你道是那一件？

他自幼行善，利人濟物，兼之慕仙好道，整千貫價布施。若遇個雲遊道士，方外全真，叩留至家中供養，學些丹術，講些內養。誰想那班人都是走方光棍，一味說騙錢財，何曾有真實學問。枉自費過若干東西，便是戲法討不得一個。然雖如此，他這點精誠終是不改，每日焚香打坐，養性存心，有出世之念。

其年恰好齊頭七十，那些子孫們，兩月前便在那裡商議，說道：「七十古稀之年，是人生顯難得的，須不比平常誕日，各要尋幾件希奇禮物上壽，祝他個長春不老。」李清也料道子孫輩必然如此，預先設下酒席，分著一支一支的，次第請來赴宴。因對眾人說：「賴得你等勤力，各能生活，每年送我禮物，積至近萬，衣裝器具，華侈極矣！只是我平生好道，布衣蔬食垂五十年，要這般華侈的東西，也無用處；我因不好拂你等盛情，所以有受無卻。然而一向貯在土庫，未嘗檢閱，多分已皆朽壞了。費你等錢帛，做我的糞土，豈不可惜！今日幸得天曹尚未錄我魂氣，生日將到，料你等必然經營慶生之禮，甚非我的本意。所以先期相告，切莫為此！」子孫輩皆道：「慶生的禮，自古叫做續壽。況兼七十歲，人生能有幾次，若不慶賀，何以以展卑下孝順之心？這可是少得的！」李清道：「既你等主意難奪，只憑我所要的將來送我何如？」子孫輩欣然道：「願聞尊命！」李清道：「我要生日前十日，各將手指大麻繩百尺送我，總算起來約有五六萬丈，以此續壽，豈不更為長遠！」眾人聞聲，暗暗稱怪，齊問道：「太公吩咐，敢不奉命！但不知要他做甚？」李清笑道：「且待你等都送齊了，然後使你等知之，今猶未可輕言也。」眾子孫領了李清吩咐之後，真個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將麻繩百尺，趕在生日前交納，地上疊得滿高的，竟成一座繩山。只是不知他要這許多繩何用。

原來離著青州城南十里，有一座山叫做雲門山，山頂上分做兩個，儼如斧劈開的。青州城裡人家，但是向南的，無不看見這山飛雲度鳥，窩兒內經過，皆歷歷可數。俗人又稱為劈山。那山頂中間，卻有個大穴，瀕瀕洞洞的，不知多少深。也有好事的，把大石塊投下，從不曾聽見些聲響，以此，人都道是沒底的。只見李清受了麻繩之後，便差人到那山上緊靠著穴口，豎起兩個大樑子，架上轆轤。家裡又喚打竹家火的，做一個結結實實的大竹籃，又到銅鋪裡買上大小銅鈴好幾百個，也不知道弄出甚麼勾當？子孫輩一齊的都來請問，李清方才答道：「我原說終使你等知之，難道我就瞞著去了。我自幼好道，今經五十餘年，一無所得，常見《圖經》載那雲門山是神仙第七個洞府。我年已七十，便活在世上，也不過兩三年了，趁今手足尚還強健，欲於生日這一日，借你等所送的麻繩，用著四根，懸住大竹籃四角，中間另是一根，繫上銅鈴，待我坐於籃內，卻慢慢的絞下。若有些不虞去處，見我搖動中間這繩，或聽見鈴響，便好將我依舊盤上。萬一有緣，得與神仙相遇，也少不得回來，報知你等。」

說猶未畢，只見子孫輩都叩頭諫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這個大穴裡面，且莫說山精木魅、毒蛇怪獸藏著多少，只是那一道烏黑的臭氣，也把人熏死了。高年之人，怎麼禁得這股利害？」李清道：「我意已決，便死無悔！你等若不容我，必然私自逃去，從空投下。不得麻繩竹籃，永無出來的日子。」內中也有老成的，曉得他生平是個執性的人，便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。只是這等天大的事，豈可悄然便去，須要遍告親戚，同赴雲門山相送。也使四海流傳，做個美談，不亦可乎！」李清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

那李家一姓子孫，原有五六千，又去通知親眷，同來拜送。只算一人一個，卻不就是上萬的人了。到得李清生辰這一日，無不陳了鼓樂，攜了酒饌，一齊的捧著李清，竟往雲門山去。隨著去看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，幾乎把青州城都出空了。不一時，到了雲門山頂。眾人舉目四下一望，果然好景。但見：眾峰朝拱，列嶂環圍。響泠泠流泉幽咽，密茸茸亂草迷離。崖邊怪樹參天，巖上奇花映日。山徑煙深，野色過橋青靄近；岡形勢遠，松聲隔水白雲連。淅淅但聞林墜露，蕭蕭只聽葉吟風。

那竹籃繩索等件，俱已整備停當。眾親眷們，都更遞的上前奉酒。內中也有一樣高年的說道：「老親家，你好道之心這般決烈，必然是神仙路上人，此去保無他慮，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，方無後悔。我想這等黑洞洞深穴，從來沒人下去，怎把千金之體，輕投不測？今日既有竹籃繩索，不若先取一個狗來，放下去看。若是這狗無事，再把一個伶俐些家人下去，看道有甚麼仙跡在那裡，待他上來說了，方才送老親家下去，豈不萬全？」李清笑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！只是要求道的，長拚個死，才得神仙可憐，或肯收為弟子。這個穴內，相傳是神仙第七洞府，又不比砒霜毒藥，怎麼要試他利害？似此疑惑，便是退悔道心，怎能勾超凡脫濁？我主意已定，好歹自下去走遭。不消列位高親擔憂。老漢信口謔得四句俚言，在此留別，望勿見笑！」眾親眷齊道：「願聞珠玉。」李清隨念出一首詩來，詩云：

久拚殘命已如無，揮手開門願不孤。

翻笑壺公曾得道，猶煩市上有懸壺。

眾人聽了這詩，無不點頭嗟嘆，勉強解慰道：「老親家道心恁般堅固，但願一下去，便得逢仙。」李清道：「多謝列位祈祝，且看老漢緣法何如。」遂起來向空拜了兩拜，便去坐在竹籃內，揮手與眾親眷子孫輩作別，再也不說甚話，一逕的把麻繩纏纏轆轤放將下去。莫說眾親眷子孫輩，都一個個面色如土，連那看的人也驚呆了，搖頭咋舌道：「這老兒好端端在家受用倒不好，卻痴心妄想，往恁樣深穴中去求仙！可不是討死吃麼？」噫！李清這番下去了，不知幾時才出世哩？正是：

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為凡人不肯修。

卻說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幾千多丈，覺得到了底上，便爬出竹籃，去看那裡面有何仙跡。豈知穴底黑洞洞的，已是不見一些高低，況是地下有水一般，又滑又爛。還不曾走得一步，早跌上一交。那七十歲老人家，有甚氣力，才掙得起。又閃上一跌。只兩交，就把李清跌得昏暈了去。那上面親眷子孫輩，看看日色傍晚，又不見中間的麻繩曳動，又不聽得銅鈴響，都猜著道：「這老人家被那股陰濕的臭氣相觸，多分不保了。」且把轆轤絞上竹籃看時，只見一個空籃，不見了李清。

其時就著了忙，只得又把竹籃放下。守了一會，再絞上來，依舊是個空籃。那伙看的人，也有嗟嘆的，也有發笑的，都一哄走了。

子孫輩只是向著穴中放聲大哭，埋怨道：「我們苦苦諫阻，只不肯聽，偏要下去。七十之人，不為壽夭，只是死便死了，也留個骸骨，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。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，這事怎處？」那親眷們人人哀感，無不灑淚。內中也有達者說道：「人之生死，無非大數。今日生辰，就是他數盡之日，便留在家裡，也少不得是死的。況他志向如此，縱死已遂其志，當無所悔。雖然沒了屍首，他衣冠是有的，不若今晚且回去，明早請幾個有法力的道士，重到這裡，招他魂去。只將衣冠埋葬，也是古人一個葬法。我聞軒轅皇帝得了大道，已在鼎湖升天去了，還留下一把劍、兩隻履，裝在棺內，葬於橋山。又安知這老翁不做了神仙，也要教我們與他做個空塚。只管對看穴口啼啼哭哭，豈不惑哉！」子孫輩只得依允，拭了眼淚，收拾回家。到明日重來山頂，招魂回去。一般的設座停棺，少不得諸親眾眷都來祭奠。過了七七四十九日，造墳不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李清被這兩跌，暈去好幾時，方才醒得轉來，又去細細的摸看。原來這穴底，也不多大，只有一丈來闊，周圍都是石壁，別無甚奇異之處。況且腳下爛泥，又滑得緊，不能舉步，只得仍舊去尋那竹籃坐下，思量曳動繩索，搖響銅鈴，待他們再絞上去。

伸手遍地摸著，已不見了竹籃，叫又叫不應，飛又飛不出，真個來時有路，去日無門，教李清怎麼處置？只得盤膝兒，坐在地下。也不知捱了幾日，但覺飢渴得緊，一時難過，想道古人嚼雪吞氈，尚且救了性命，這裡無雪無氈，只有爛泥在手頭，便去抓一把來咽下。豈知神仙窟宅，每遇三千年才一開，底裡迸出泥來，叫做「青泥」，專是把與仙人做飯吃的，盡也有些味道，可解飢渴。吃了幾口，覺得精神好些。卻又去細細摸看，只見石壁擦底下，又有個小穴，高不上二尺。心下想道：「只管坐在泥中，有何了期！左右沒命的人了，便這裡面有甚麼毒蛇妖怪，也顧不得，且是爬將進去，看個下落。」只因這番，直教黑茫茫斷頭之路，另見個境界風光；活喇喇拚命之夫，重開個鋪行生理。正是：

閻王未注今朝死，山穴寧無別道通？

李清不顧性命，鑽進小穴裡去，約莫的爬了六七里，覺得裡面漸漸高了二尺來多，左右是立不直的，只是爬著地走。

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曉日暗，倦時就睡上一覺，飢時就把青泥吃上幾口。又爬了二十餘里，只見前面透星也似一點亮光，想道：「且喜已有出路了。」再把青泥吃些，打起精神，一鑽鑽向前去。出了穴口，但見青的山，綠的樹，又是一個境界。

李清起來伸一伸腰，站一站腳，整衣拂履，望空謝道：「慚愧！」

今朝脫得這一場大難！」依著大路，走上十四五里，腹中漸漸飢餓，路上又沒一個人家賣得飯吃。總有得買，腰邊也沒錢鈔，穴裡的青泥，又不曾帶得些出來，看看走不動了。只見路旁碧靛青的流水，兩岸覆著菊花，且去捧些水吃。豈知這水也不是容易吃的，仙家叫做「菊泉」，最能延年卻病。那李清才吃得幾口，便覺神清氣爽，手腳都輕快了。

又走上十多里，忽望見樹頂露出琉璃瓦蓋造的屋脊，金碧閃爍，不知甚麼所在？飛撚的趕到那裡去看，卻是座血紅的觀門，周圍都是白玉石砌就臺基。共有九層，每一層約有一丈多高，又沒個階坡，只得攀藤捫葛，拚命吊將上去。那門兒又閉著，不敢擅自去叩，只得屏氣而待。直等到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方才有個青衣童子開門出來，喝道：「李清，你來此怎麼？」李清連忙的伏地叩頭，稱道：「青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，冒叩洞府，伏乞收為弟子，生死難忘！」那童子笑道：「我怎好收留得你？且引你進去懇求我主人便了。」那青衣童子人去不久，便出來引李清進去。到玉墀之下，仰看壁上華麗如天宮一般，端的好去處。但見：

朱甍耀日，碧瓦標霞。起百尺琉璃寶殿，整九層白玉瑤臺。隱隱雕鏤錫瓊瑤，行行繡柱嵌珊瑚。琳宮貝闕，飛檐長接彩雲浮；玉宇瓊樓，畫棟每含蒼霧宿。曲曲欄杆圍瑪瑙，深深簾幕掛珍珠。青鸞玄鶴雙雙舞，白鹿丹麟對對遊。野外千花爛爛燭，林間百鳥嘯清幽。

李清去那殿中看時，只見正中坐著一位仙長，頭戴碧玉蓮冠，身披縷金羽衣，腰繫黃縑，足穿朱舄，手中執著如意，有神遊八極之表。東西兩傍，每邊又坐著四位，一個個仙風道骨，服色不一。滿殿祥雲繚繞，香氣氤氳，真個萬籟無聲，一塵不到，好生嚴肅。李清上前，逐位叩了頭，依舊將這冒死投見的情節，表訴一遍。只見中間的仙長說道：「李清，你未該來此，怎麼就擅自投到？我這裡沒有你的座位，快回去罷！」李清便涕泣稟道：「我李清一生好道，不曾有些兒效驗。今日幸得到了仙宮，面見仙長，豈肯空手回去？我已是七十歲的人，左右回去，也沒多幾時活，難道還再來得成？」

情願死便死在階下，斷然不回去了。」那仙長只是搖頭不允。

卻得旁邊的替他稟道：「雖則李清未該到此，但他一片虔誠，亦自可憐！我今若不留他，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。況我法門中，本以度人為第一功德，姑且收留門下，若是不堪受教，再遣他回去，亦未遲也！」那仙長才點著頭道：「也罷！也罷！姑容他在西邊耳房暫住。」李清連忙拜謝。一頭走到耳房裡去，一頭想道：「我若沒有些道氣，怎得做仙家弟子？只是當初曾與子孫們約道，遇得仙時，少不得給假回去，報知你等。今我再三哀稟，又得傍邊這幾位仙長相勸，才許收留，怎麼又請回去？萬一觸忤了他，嗔責我塵緣未淨，如何是好？且自安心靜坐，再過幾時，另作區處。」那李清走到西邊耳房下，尚未坐定，只見一個老者，從門外進來，稟道：「蓬萊山露明觀丁尊師初到，西王母特啟瑤池大宴，請群真同赴。」並不見有人陳設，早已幾乘鶴駕鸞車，齊齊整整，擺列殿下。其時中間的仙長在前，兩傍的八位在後，次第步出殿來。那李清也免不得隨著那伙青衣童子，在丹墀裡候送。只見仙長觀著李清吩咐道：「你在此，若要觀山玩水，任意無拘；惟有北窗，最是輕易開不得的，謹記，謹記！」說罷，各各跨上鸞鶴，騰空而起。自然有雲霞擁護，簫管喧闐，這也不能備述。

豈知李清在耳房下憑窗眺望，看見三面景致。幽禽怪鳥，四時有不絕之音；異草奇花，八節有長春之色。真個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漸漸轉過身來，只見北窗斜掩，想道：「既是三面都好看得，怎麼偏生一個北窗卻看不得？必定有甚奇異之處，故不把與我看。如今仙長已去赴會，不知多少程途，未必就回，且待我悄悄的開來看看，仙長哪裡便知道了？」走上前輕輕把手一推，呀的一聲，那窗早已開了。舉目仔細一觀，有恁般作怪的事！一座青州城正臨在北窗之下。見州裡人家，歷歷在目。又見所住高大屋宅，漸已殘毀，近族傍支，漸已零落，不勝慨嘆道：「怎麼我出來得這幾日，家裡便是這一個模樣了？俗語道得好：『家無主，屋倒柱。』我若早知如此，就不到得這裡也罷！何苦使我子孫恁般不成器，壞了我的門風。」不覺歸心頓然而起。豈知嘆聲未畢，眾仙長已早回來了，只聽得殿上大叫：「李清！李清！」

那李清連忙掩上北窗，走到階下。中間的仙長大怒道：「我吩咐你不許偷開北窗，你怎麼違命，擅自開了？又嗟嘆懊悔，思量回去。我所以不肯收留者，正為你塵心不斷故也。今日如何還容得你在此，便可速回，無得瀆我洞府！」那李清無言可答，只是叩頭請罪，哀告道：「我來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楚，真個性命是毫釐絲忽上掙來的。如今回去，休說竹籃繩索，已被家裡人絞上；就是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，我老人家怎麼還爬得過？」仙長笑道：「這不必憂慮，我另有個路徑，教人指引你出去。」那李清方才放下了這條肚腸，起來拜謝出門。

只見東手頭一位，向著仙長不知說甚話。仙長便喚李清：「你且轉來。」李清想道：「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勸，收留我了。」不勝欣然。急急走轉去跪下，聽候法旨。

你道那仙長喚李清回來，說些甚麼？說道：「我遣你回去，只是你沒個生理，何以度日？我書架上有的書，你可隨意取一本去，若是要覓衣飯，只看這書上，自然有了。」

李清口裡答應，心裡想道：「原來仙長也只曉得這裡的事，不曉得我青州郡裡的事。我有萬金家計，就是子孫輩連年送的生日禮物，也有好幾千，怎麼剛出來得這兩日，便回去沒有飯吃了？」只是難得他一片好意，不免走近書架上，取了一本最薄的，過去拜謝。那仙長問道：「書有了麼？」李清道：「有了。」仙長道：「既有了書，去罷！」

李清正待出門，只見西手頭一位，向著仙長也不知說甚話。那仙長把頭一點，又叫道：「李清你且轉來。」李清想道：「難道這一番不是勸他收留我的？」豈知仍舊不是。只見仙長道：「你回去，也要走好些路，才到得家裡。便到了家裡，也不能勾就有飯吃，你可吃飽了去。」早有童子，拿出兩個大芋頭來，遞與李清吃。原來是煮熟的鵝卵石，就似芋頭一般，軟軟的，嫩嫩的，又香又甜，比著雲門穴底的青泥，越加好吃。

再走過去拜謝。那仙長道：「李清，你此去，也只消七十多年，還該到這裡的。但是青州一郡，多少小兒的性命，都還在你身上！你可廣行方便，休得墮落。我有四句偈語，把與你一生受用，你緊記著！」偈語云：

見石而行，聽簡而問。傍金而居，先表而遁。

李清再拜受了這偈語，卻教初來時原引進的童子送他回去。竟不知又走出個甚的路徑來，總便不消得萬丈麻繩，難道也沒有一些險處？原來那童子指引的路徑，全不是舊時來的去處，卻繞著這一所仙院，倒轉向背後山坡上去。只見一個所在，出得好白石頭，有許多人在那裡打他。李清問道：「仙家要這石頭何用？」童子道：「這個是白玉，因為早晚又有一個尊師該來，故此差人打去，要做第十把交椅。」李清便問道：「這個尊師是甚麼名姓？」童子道：「連我們也只聽得是這等說，怎麼知道？便知道，也不好說得，恐怕洩漏天機，被主人見罪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走，也行了十四五里，都是龜背大路，兩傍參天的古樹，間著奇花異卉，看

不盡的景致，便再走兩里，也不覺的。

又走過一座高山，這路徑漸漸僻小，童子把手指道：「此去不上十里，就是青州北門了。」李清道：「我前日來時，是出南門的，怎麼今日卻進北門？我生長在青州已七十歲了，那曉得這座雲門山是環著州城的。可知道開了北窗，便直看見青州城裡。但不知那一邊是前路，那一邊是後路，可指示我，等我日後再來叩見仙長，只打這條路上來，卻不省費許多麻繩吊去雲門穴裡去？」問未絕口，豈知颼颼的一陣風起，托地跳出一個大蟲來，向著李清便撲，驚得李清魂膽俱喪，叫聲：「苦也！」望後便倒，嚇死在地。可憐：身名未得登仙府，支體先歸虎腹中。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嘗聞得古老傳說，那青泥白石，乃仙家糧糗，凡人急切難遇，若有緣的嘗一嘗，便疾病不能侵，妖怪不能近，虎狼不能傷；這李清兩件既已都曾飽食，況又在洞府中住過，雖則道心不堅，打發回去，卻又原許他七十年後，還歸洞府，分明是個神仙了，如何卻送在大蟲口裡？看官們莫要性急，待在下慢慢表白出來。那大蟲不是平常吃人的虎，乃是個神虎，專與仙家看守門的，是那童子故意差來把李清驚嚇，只教他迷了來路，原非傷他性命。

那李清死去半晌，漸漸的醒轉來，口裡只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」慢慢掙扎坐起看時，大蟲已是不見，連青衣童子也不知去向，跌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這童子一定被大蟲馱去吃了。

可憐，可憐！」卻又想道：「那童子是侍從仙長的，料必也有些仙氣，大蟲如何敢去傷他？決無此理。只是因甚不送我到家，半路就撇了去？」心下好生疑惑，爬將起來，把衣服整頓好了，忽地回頭觀看，又吃一驚：怎麼那來路一剎都是高山陡壁，全無路徑？連稱：「奇怪！奇怪！」口裡便說，心中只怕又跳出一個大蟲來，卻不喪了這條老命。且自負命跑去。約莫走上四五里，卻是三叉路口，又沒一個行人來往，可以問信。看看日色傍晚，萬一走差路頭怎了！正在沒擺布處，猛然看見一條路上，卻有塊老大的石頭，支出在那裡，因而悟道：「仙長傳授我的偈語，有句道：『見石而行。』卻不是教我往這條路去？」果然又走上四五里，早是青州北門了。

進了城門，覺得街道還略略可認，只是兩邊的屋宇，全比往時不同，莫測其故，欲要問人，偏生又不遇著一個熟的。

漸漸天色又黑，只得趕回家去。豈知家裡房子，也都改換，卻另起了大門樓，兩邊八字牆，好不雄壯！李清暗道：「莫非錯走到州前來了？」仔細再看：「像便像個衙門，端只是我家裡。

難道這等改換了，我便認不得。想我離家去，只在雲門穴裡，不知擔擱了幾日，也是有數的。後面鑽出小穴來，總是今日這一，怎麼便有這許多差異的事？莫非州裡見我不在，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門？可道凡事也不問個主。只可惜今日晚了，拚到明日，打進狀詞，與他理會。隨你官府，也少不得給官價還我。」只得尋個客店安歇，爭奈身邊一個錢也沒有，不免解件衣服下來，換了一貫錢。還覺腹中是飽的，只買一角酒來吃了。便待去睡，終久心下徬徨，這夜如何睡得著。李清在床上翻來覆去，自嗟自嘆，悔道：「我怎麼倒去抱怨仙長？他明明說我回去將何度日？教我取書一本，別做生理。又道是我回去，就也未有飯吃，把兩個煮熟的石子與我，豈不是預知已有今日了。」便去袖裡把書一摸，且喜得尚在，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。

待到天明，還了房錢，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，莫說眾親眷子孫沒有一個，連那染坊鋪面，也沒一間留下的。只得陪個小心，逢人便問。豈知個個搖頭，人人努嘴，都說道：「我們並不知道有甚李清，也並不曾見說雲門山穴裡有人下去得的？」只教李清茫然莫知所以。看看天晚，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。到第二日，又向小巷兒裡東抄西轉，也不曾遇著一個。

但是問人，都與大街上說話一般，一發把李清弄呆了，想道：「我也怪前日出來的路徑，有些差異，莫非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，不是我舊青州？故此沒個熟人相遇。天下雲門山只有一個，絕無兩個。我何不出了南門，逕到雲門山上一看，若雲門山無異，這便是我舊青州了，再慢慢的訪問，好歹究出甚的緣故來。」忙忙的奔出南門，逕往雲門山去。

將至山頂，早見一座亭子，想道：「這路徑明明是雲門山的，幾時有個亭子在這裡？且待我看是甚麼亭？」原來題著：「爛繩亭。開皇四年立。」李清道：「是了！昔日樵夫曾遇見仙人下棋，他看得一局棋完，不知已過了多少年歲，這斧柄坐在身下，已爛壞了，至今世人傳說爛柯的故事。多分是我眾子孫，道我將這麻繩吊下雲門穴底，也去遇了神仙，把繩都爛掉在山上，故建立這座亭子，名為爛繩亭。無非要四方流傳，做個美談的意思。看他後面寫著『開皇四年立』，卻不仍是今年的日月，怎麼城裡人家就是這等改換了？且再到上邊去看。」只見當著穴口，豎個碑石，題道：「李清招魂處。」李清嚇了一跳道：「我現今活活的在此，又不曾死，要招我的魂做甚麼？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是我下到這般險處，提起竹籃上來，又不見了我，疑心道死了，故在此招我的魂回去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咦！莫非是我真個死了，今日是魂靈到此？」心下反徬徨起來，不能自決，想道：「既是招魂，必有個葬處；若是葬，必在祖墳左右，人家雖有改換之日，祖宗墳墓，卻千年不改換的，何不再去祖墳上一看，或者倒有個明白。」

下了雲門山，一逕的轉過東門，遠遠望見祖墳上，山勢活似一條青龍，從天上飛將下來的。想起：「《葬經》上面有云：『山如鳳舉，或似龍蟠，一千年後當出仙官。』看我祖墳有這等風水，怎麼剛出得我一個！才遇見仙人，又被趕逐回家，焉能勾升天日子？卻不知這風水，畢竟應在那個身上？」

到了祖墳，不免拜了兩拜。只見許多合抱的青松白楊，盡被人伐去，墳上的碑石，也有推倒的，也有打斷的，全不似舊時模樣，不勝淒感，嘆道：「我家眾子孫，真個都死斷了，就沒一個來到墳上照管？」單有一個碑，倒還是豎著的，碑上字跡，彷彿可認，乃是「故道士李清之墓」七個字。李清道：「既是招魂葬，無過把些衣冠埋在裡面，料必是個空塚。只是碑石已被苔蘚蝕蝕幾盡，須不是開皇四年立的，可知我死已多時了。今日來家的，一定是我魂靈，故此幽明間隔，眾親眷子孫都不得與我相見。不然，這上千上萬的人，怎麼就沒一個在的？」那李清滿肚子疑心：「只當青天白日，做夢一般。

又不知是生，又不知是死，教我哪裡去問個明白？」

正在徬徨之際，忽聽得隱隱的漁鼓筒響，走去看時，卻是東岳廟前一個瞎老兒，在那裡唱道情，聚著人掠錢，方才想起：「臨出山時，仙長傳授我的偈語第二句道：『聽筒而問。』這個不是漁鼓筒？我該問他的。且自站在一邊，待眾人散後，過去問他便了。」只見那瞎老兒，止掠得十來文錢，便沒人肯出。內中一個道：「先生，你且說唱起來，待我們斂足與你。」

瞽者道：「不成不成！我是個瞎子，倘說完了，都一溜走開，那思來尋討？」眾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是個殘疾人，哄了你不當人子。」那瞽者聽信眾人，遂敲動漁鼓筒板，先念出四句詩來道：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橋下水東流。

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閑花滿地愁。

念了這四句詩，次第敷演正傳，乃是「莊子嘆骷髏」一段話文，又是道家故事，正合了李清之意。李清擠近一步，側耳而聽，只見那瞽者說一回，唱一回，正嘆到骷髏皮生肉長，復命回陽，在地下直跳將起來。那些人也有笑的，也有嗟嘆的。卻好是個半本，瞽者就住了鼓筒，待掠錢足了，方才又說，此乃是說平話的常規。誰知眾人聽話時一團高興，到出錢時，面面相覷，都不肯出手。又有身邊沒錢的，假意說幾句冷話，佯佯的走開去了。剛剛又只掠得五文錢。那掠錢的人，心中焦躁，發起喉急，將眾人亂罵。內中有一後生出尖攬事，就與那掠錢的爭嚷起來。一遞一句，你不讓，我不讓，便要上交廝打，把前後掠的十五文錢，撇做一地。眾人發聲喊，都走了。有幾個不走的，且去勸廝打，單撇著瞽者一人。

李清動了個惻隱之心，一頭在地上撿起那十五文錢，交付與瞽者，一頭口裡嘆道：「世情如此磽薄，錢財恁般珍重！」

瞽者接錢在手，聞其嘆語，問道：「你是兀誰？」李清道：「老漢是問你的，你若曉得些根由，倒送你幾十文酒錢。」瞽者道：「問甚麼？」李清道：「這青州城內，有個做染匠的李家，你可曉得麼？」瞽者道：「在下正姓李，敢問老翁高姓大名？」李清道：「我叫做李清，今年七十歲了。」瞽者笑道：「你怎麼欺我瞎子，就要討我的便宜。我也不是個小伙子，年紀倒比你長些，今年七十六歲了。只我嫡堂的叔曾祖，叫做李清，你怎麼也叫做李清？」李清見他說話有些來歷，便改著口道：「天下盡有同

名同姓的，豈敢討你的便宜？我且問你，那令曾叔祖，如今到哪裡去了？」

警者道：「這說話長哩。直在隋文帝開皇四年，我那叔曾祖也是七十歲，要到雲門山穴裡，訪甚麼神仙洞府，備下了許多麻繩，一吊吊將下去。你道這個穴裡，可是下去得的？自然死了。原來我家合族全仗他一個的福力。自他死後，家事都就零落；況又遭著兵火，遂把我合族子孫都滅盡了，單留得我一個現世報還在這裡，卻又無男無女，靠唱道情度日。」

李清暗忖道：「原來錯認我死在雲門穴裡了。」又問道：「他吊下雲門穴去，也只一年裡面，怎麼家事就這等零落得快？合族的人也這等死滅得盡？」警者道：「哎呀！敢是你老翁說夢哩。如今須不是開皇四年，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。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，傳與煬帝，也做了十四年，被宇文化及謀殺了，因此天下大亂。卻是唐太宗打了天下，又讓與父親做皇帝，叫做高祖，坐了九年。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。

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，又登基五年了。從開皇四年算起，共是七十二年。我那叔曾祖去世時節，我只有得五歲，如今現活七十六歲了，你還說道快哩。」

李清又道：「聞得李家族裡，有五六千丁，便隔得七十三年，也不該就都死滅，只剩得你一個。」警者道：「老翁你怎知這個緣故？只因我族裡人，都也有些本事，會光著手賺得錢的。不料隋煬帝死後，有個王世充造反，到我青州，看見我家族裡人丁精壯，盡皆拿去當軍。那王世充又十分不濟，屢戰屢敗，遂把手下軍馬都消折了。我那時若不虧著是個帶殘疾的，也留不到今日。」李清聽了這一篇說話，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把一肚子疑心，才得明白。身邊只有三四十文錢，盡數送與警者，也不與他說明這些緣故，便作別轉身，再進青州城來。

一路想道：「古詩有云：『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』果然有這等異事！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去，往還能得幾日，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，相隔七十二年了。人世光陰，這樣容易過的！若是我在裡面多住幾時，卻不連這青州城也沒有了。如今我的子孫已都做故人，自己住的高房大屋，又皆屬了別姓，這也不必說起。只是我身邊沒有半分錢鈔，眼前又別無熟識可以挪借，教我把甚麼度日？左右也是個死，那仙長何苦定要趕我回來怎的？」嘆了幾聲，想了一會，猛然省道：「我李清這般懵懂，怎麼思量還要做仙哩？我臨出門時，仙長明明說我回家來，怕沒飯吃，曾教我到他書架上拿本書去，如今現在袖裡，何不取出書來，看道另做甚麼生意？」

你道這本書，是甚麼書？原來是本醫書，專治小兒的病症，也不多幾個方子在上面。那李清看見，方才悟道：「仙長曾對我說，此去不消七十多年，依舊容我來到那裡。我想這七十年，非比雲門穴底下，須在人世上好幾時，不是容易過的。況我老人家，從來藥材行裡不曾著腳，怎便莽莽廣廣的要去行醫；且又沒些本錢，置辦藥料；不如到藥鋪裡尋個老成人，與他商量，好做理會。」剛剛走得三百餘步，就有一個白粉招牌，上寫著道：「積祖金鋪出賣川廣道地生熟藥材。」

當下李清看見便大喜道：「仙長傳授我的第三句偈語說道：『傍金而居。』這不是姓金的了？世稱神仙未卜先知，豈不信哉！豈不信哉！」只見鋪中坐的，還不上二十多歲，叫做金大郎。李清連忙向前，與他唱個喏，問道：「你這藥材，還是現賣，也肯賒賣？」金大郎道：「別人家買藥的，都要現錢才賣；只有行醫開鋪的，是長久主顧，但要藥料，只上個帳簿取去，或一季或一月一算，總數還錢，叫做半賒半現。」李清便扯個謊道：「我原是個幼科醫人，一向背著包沿村走的，如今年紀老了，也要開個鋪面，坐地行醫，不知哪裡有空房，可以賃住？乞賜指引，也好與貴鋪做個主顧。」金大郎道：「就是我家隔壁，有一間空房，不見門上貼著『招賃』兩字麼？只怕窄狹，不夠居住。」李清道：「我老身別無家小，便一間也盡夠了。只是鋪前須要豎面招牌，鋪內須要藥箱藥刀，各色傢伙，方才像個行醫的。這幾件，都在哪裡去置辦？不知可也賒得否？」金大郎道：「我鋪裡盡有現成餘下的在此，我一發都借了你去。待生意興旺時，連那藥帳，一總算還與我，豈不兩得其便？」

那李清虧得金大郎一力周旋，就在他藥鋪間壁住下，想起：「當初在雲門山上與親族告別之時，曾有詩云：『翻笑壺公曾得道，猶煩市上有懸壺。』不意今日回來，又要行醫，卻不應了兩句讖語。」遂在門前，橫吊起一面小牌，寫著「懸壺」三個字。直豎起一面大牌，寫著「李氏專醫小兒疑難雜症」十個字。鋪內一應什物傢伙，無不完備。真個裝一佛像一佛，自然像個專門的大醫起來。

恰好這一年青州城裡，不論大小人家，都害時行天氣，叫做小兒瘟，但沾著的便死。那幼科就沒請處，連大方脈的，也請了去。豈知這病偏生利害，隨你有名先生下的藥，只當投在水裡，眼睜睜都看他死了。只有李清這老兒古怪，不消自到病人家裡切脈看病，只要說個症候，怎生模樣，便信手撮上一帖藥，也不論這藥料，有貴有賤，也不論見效不見效，但是一帖，要一百個錢。若討他兩帖的，便道：「我的藥，怎麼還用兩帖？」情願退還了錢，連這一帖也不發了。那討藥的人，都也半信半不信，無奈病勢危急，只得也贖一帖，回去吃看。

你道有這等妙藥？才到得小兒口裡，病就好一半，一咽下肚裡去，便全然好了。還有拿得藥回去，小兒已是死了的，但要煎的藥香，沖在那小兒鼻孔內，就醒將轉來。這名頭就滿城傳遍，都稱他做李一帖。

從此後，也不知醫好了多少小兒，也不知賺過了多少錢鈔。我想李清是個單身子，日逐用度有限，除算還了房錢藥錢，和那什物傢伙錢以外，贏餘的難道似平時積攢生日禮一般，都爛掉在家裡？畢竟有個來處，也有個去處。原來李清這一次回來，大不似當初性子，有積無散。除還了金大郎鋪內賒下各色傢伙，並生熟藥料的錢，其餘只勾了日逐用度，盡數將來賑濟貧乏，略不留難。這叫做廣行方便，無量功德。以此聲名，越加傳播。莫說青州一郡，遍齊魯地方，但是要做醫的，聞得李一帖名頭，那一個不來拜從門下，希圖學些方術！只見李清再不看甚醫書，也不親到病人家裡診脈，凡遇討藥人來，收了銅錢便撮上一帖藥，又不多幾樣藥味。也有說來病症是一樣的，倒與他各樣的藥；也有說來病症是各樣的，倒與他一一樣的藥。但見拿藥去吃的，無有不效。眾皆茫然，莫測其故，只得覓個空間，小心請教。李清道：「你等疑我不看脈，就要下藥，不知醫道中，本以望聞問切目為神聖工巧，可見看脈是醫家第四等，不是上等。況小兒科與大方脈不同，他氣血未全，有何脈息可以看得？總之，醫者，意也。」

無過要心下明，指下明，把一個意思揣摩將去。怎麼靠得死方子，就好療病？你等但看我的下藥，便當想我以下藥的意思。那《大觀本草》這部書，卻不出在我山東的，你等熟讀《本草》，先知了藥性，才好用藥。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，就與他分個溫涼；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，或近山或近水，就與他分個燥濕；三者看是甚等樣人家，富貴的人，多分柔脆，貧賤的人，多分堅強，就與他分個消補；細細的問了症候，該用何等藥味，然後出些巧思，按著君臣佐使，加減成方，自然藥與病合，病隨藥去。所以古人將用藥比之用兵，全在用得藥當，不在藥多。趙恬徒讀父書，終致敗滅，此其鑿也！」眾等皆拜謝教而退。豈知李清身邊，自有薄薄的一本仙書，怎肯輕易洩漏？正是：

小兒有命終須救，老子無書把甚看。

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，行醫開鋪起，真個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第六年，又是顯慶五年，龍朔三年，麟德二年，乾封二年，總章二年，咸亨四年，上元二年，儀鳳三年，調露一年，永隆一年，開耀一年，一總共是二十七年了。這一年卻是永淳元年，忽然有個詔書下來，說御駕親幸泰山，要修漢武帝封禪的故事。你道如何叫做封禪？只為天下五座名山，稱為五岳。五岳之中無如泰山，尤為靈秀，上通於天，雲雨皆從此出。故有得道的皇帝，遇著天下太平，風調雨順，親到泰山頂上祭祀岳神，刻下一篇紀功德的頌，告成天地。那碑上刻的字，都是赤金填的，叫做金書。碑外又有個白玉石的套子，叫做玉檢。最是朝廷盛舉。那天帝是不好欺的，頌上略有些不實，便起怪風暴雨，不能終事。這也不是漢武帝一個創起的，直從大禹以前，就有七十九代，都曾封禪。後來只有秦始皇和漢武帝兩個，這怎叫得有道之君？無非要粉飾太平，侈人觀聽。畢竟秦始皇遇著大雨，只得躲避松樹底下；漢武帝下山，也被傷了左足。故此武帝之後，再沒有敢去封禪的。那唐高宗這次詔書，已是第三次了。青州地方，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處，刺史官接了詔，不免點起排門夫，填街砌路，迎候聖駕。那李清既有鋪面，便也編在人夫數內，催去著役。

其時青州自有了李清行醫，羞得那幼科先生都關了鋪門，再沒個敢出頭的。若教他去做夫砌路，萬一小兒們有個急病，一時怎麼就請得他到，討得藥吃？因此合郡的人，都到州裡去替他稟脫。少不得推幾個能言會語的做頭，向前稟道：「現今行醫的李清已是九十七歲近百的人，有甚麼氣力當夫？我們情願替他出錢，另顧精壯少年應役，仍留他在鋪裡，也好保全我一州的小兒性命。」原來李清開鋪這一年，依還說是七十歲，因此人只認他九十七歲，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歲了。

從來律上凡七十以上的，即係是年老，准免差役。所以合郡的人，借這個名色，要與他顧工替役，仍留他在鋪行醫。

豈知州刺史是嶺南人，他那地方最是信巫不信醫的，說道：「雖然李清已有九十七歲，想他筋力強健，盡好做工，怎麼手裡撮得藥，偏修不得路？不見姜太公八十二歲還要輔佐周武王，興兵上陣。既做了朝廷的百姓，死也則索要做，躲避到哪裡去？總便他會醫小兒，難道偌大一坐青州，只有他幼科一個？查他開鋪以來，只得二十七年，以前的青州人家小兒，也不曾見都死絕了。怎麼獨獨除下他一個名字，何以服眾？」隨他合郡的人再三苦稟，只是不聽。急得那許多人，就沒個處置。都走到李清鋪前商議，要央個緊要的分上，再去與州官說。李清道：「多謝列位盛情！以我老朽看來，倒不去說也罷。你道一些小事，有何難聽。那州官這等拘執，無過慮著聖駕親來，非尋常上司之比。少有不當，便是砍頭的罪過。故此只要正身著役，恐怕顧工的做出事來，以後不好查究。做官的肚腸，大概如此，斷然不肯再聽人說。但我揣度事勢，這詔書也多分要停止的。在麟德二年一次，調露元年又一次。如今卻是第三次。既是前兩次不來，難道這一次又來得成？包你五日裡面，就有決裂。不若且放下膽，憑他怎生樣差撥便了！」

眾人聽了這篇說話，都怪道：「眼見得州裡早晚就要僉了牌，分了路數，押夫著役，如火急一般，那老兒倒說得冰也似冷。若是詔書一日不停止，怕你一日不做夫！我們倒思量與他央個分上，保求頂替，他偏生自要去當。想是在鋪裡收錢不迭，只要到州裡去領他二分一日的工食哩。」都冷笑一聲，各自散去。豈知高宗皇帝這一次已是決意要到泰山封禪，詔下禮部官，草定了一應儀注，只待擇個黃道吉日，御駕啟行；忽然患了個痿痺的症候，兩隻腳都站不起來，怎麼還去行得這等大禮？因此青州上司，隔不得三日之內，移文下來，將前詔停止。那合郡的人，方信李清神見，越加嘆服。

原來山東地面，方術之士最多，自秦始皇好道，遣徐福載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到蓬萊山，採不死之藥。那徐福就是齊人。後來漢武帝也好道，拜李少君為文成將軍，樂大為五利將軍，日逐在通天臺、竹宮、桂館祈求神仙下降。那少君、樂大也是齊人。所以世代相傳，常有此輩。一向看見李清自七十歲開醫鋪起，過了二十七年，已是近百的人，再不見他添了一些兒老態，反覺得精神顏色，越越強壯，都猜是有內養的。如今又見他預知過往未來之事，一定是得道之人，與董奉、韓康一般，隱名賣藥。因此那些方士，紛紛都來拜從門下，參玄訪道，希圖窺他底蘊。屢屢叩問李清，求傳大道。李清只推著老朽，原沒甚知覺，唯有三十歲起，便絕了欲，萬事都不營心，圖個靜養而已，所以一向沒病沒痛，或者在此。

方士們疑他隱諱，不肯輕泄，卻又問道：「壽便養得，那過去未來之事，須不是容易曉得的。不知老師有何法術，就預期五日內當有停止詔書消息？」李清道：「我哪裡真是活神仙，能未卜先知的人？豈不知孔夫子萍實商羊故事！只是平日裡聽得童謠，揣度將去，偶然符合。蓋因童謠出於無心，最是天地間一點靈機，所以有心的試他，無有不驗。我從永徽五年在此開醫鋪起，聽見龍朔年間，就有個童謠，料你等也該記得的。那童謠上說道：『上泰山高，高幾層？不怕上不得，倒怕不得登。三度徵兵馬，旁道打騰騰。』三度去，登不得。』果然前兩度已驗，故此回必無登理。大抵老人家聞見多，經驗多，也無過因此識彼，難道有甚的法術不成！」這方士們見他不肯說，又常是收錢撮藥，忙忙的沒個閑暇，還有那夥要賑濟的來打擾，以此漸漸的也散去了。

明年高宗皇帝晏駕，卻是武則天皇后臨朝，坐了二十一年，才是太子中宗皇帝，坐了六年，又被韋皇后謀亂。卻是睿宗皇帝除了韋后，也坐了六年，傳位玄宗皇帝，初年叫做開元，不覺又過了九年，總共四十三年。滿青州城都曉得李清，已是一百四十歲。一來見他醫藥神效如舊，二來容顏不老，也如舊日，雖或不是得道神仙，也是個高年人瑞。因此學醫的、學道的、還有真實信他的，只在門下不肯散去。正是：

神仙原在閻浮界，骨肉還須夙世成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，尊崇道教，拜著兩個天師，一個葉法善，一個邢和璞，皆是得道的，專為天子訪求異人，傳授玄素赤黃，及還嬰溯流之事。這一年卻是開元九年，邢、葉二天師奏道：現有兩個真仙在世：一個叫做張果，是恆州條山人；一個叫做羅公遠，是鄂州人；一個叫做李清，是北海人。雖然在煙霞之外，無意世上榮華，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，或者肯降體而來，也未可知。」因此玄宗天子，差中書舍人徐嶠去聘張果，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羅公遠，通事舍人裴晤聘李清。三個使臣辭朝別聖，捧著璽書，各自去徵聘不題。

原來李清塵世限滿，功行已圓，自然神性靈通，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將到，省起昔日仙長吩咐的偈語：「第四句說道：『先裴而遁。』」這個『遁』字，是逃遁之遁，難道叫我逃走不成？明明是該屍解去了。」你道怎麼叫做屍解？從來仙家成道之日，少不得要離人世，有一樣白日飛昇的謂之羽化，有一樣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，只是棺中到底沒有屍骸，這為之屍解。惟有屍解這門，最是不同。隨他五行，皆可解去。以此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。

且說李清一個早起，教門生等休掛牌面，說道：「我今日不賣藥了，只在午時，就要與汝等告別。」眾門生齊吃一驚，道：「師父好端端的，如何說出這般沒正經話來？況弟子輩久待門下，都不曾傳授得師父一毫心法，怎的就去了？還是再留幾時，把玄妙與弟子們細講一講，那時師父總然仙去，道統流傳，使後世也知師父是個有道之人。」李清笑道：「我也沒甚玄秘可傳，也不必後人曉得。今大限已至，豈可強留。只是隔壁金大郎又不在此，可煩汝等為我買具現成棺木，待我氣絕之後，即便下棺，把釘釘上，切不可停到明日。我鋪裡一應傢伙什物，都將來送與金大郎，也見得我與他七十年老鄰老舍，做主顧的意思。」眾門生一一領命，流水去買辦棺木等件，頃刻都完。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歲了，筋骨亦甚強健，步履如飛，掙了老大家業，兒孫滿堂，人都叫他金阿公。只有李清還在少年時看他老起來的，所以原呼他為大郎。那日起五更往鄉間去了，所以不在。

李清到了午時，香湯沐浴，換了新衣，走入房中。那些門生，都緊緊跟著。李清道：「你們且到門首去，待我靜坐片時，將心境清一清，庶使臨期不亂。問金大郎回了，請來面別，也不枉一向相處之情。」眾門生依言，齊走出門，就問金大郎，卻還未回。隔了片時，進房觀看李清，已是死了。眾門生中，也有相從久的，一般痛哭流涕；也有不長俊的，只顧東尋西覓，搜索財物。亂了一回，依他吩咐，即便入棺。原來這屍，也有好些異處。但見他一雙手，兩隻腳，都交在胸前，如龍蟠一般。怎好便放下去？待要與他扯一扯直，豈知是個僵屍，就如一塊生鐵打成，動也動不得。只得將就擡入棺中，釘上材蓋，停在鋪裡。李清是久名向知的，頃刻便傳遍了半個青州城，主顧人家都來弔探。眾門生迎來送往，一個個弄得口苦舌乾，腰駝背曲。有詩為證：

百年蹤跡混風塵，一旦辭歸御白雲。

羽蓋霓旌何處在，空留藥臼付門人。

卻說通事舍人裴晤，一路乘傳而來，早到青州境上。那刺史官已是知得，帥著合郡父老香燭迎接。直到州堂開讀詔書，卻是徵聘仙人李清。刺史官茫然無知，遂問眾父老。父老們稟道：「青州地方，但有個行小兒科的李清，他今年一百四十歲，昨日午時，無病而死，此外並不曾聞有甚仙人李清在那裡。」裴舍人見說，倒吃了一驚，嘆道：「下官受了多少跋涉，齎詔到此，正聘行醫的仙人李清，指望敦請得入朝，也叫做不辱君命。偏生不湊巧，剛剛的不先不後，昨日死了，連面也不曾得見。這等無緣，豈不可惜！我想漢武帝時，曾聞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藥，特差中大夫去求他藥方，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，適值那人死了。武帝怪他去遲，不曾求得藥方，要殺這大夫。虧著東方朔諫道：『那人既有不死之藥，定然自己吃過，不該死了；既死了，藥便不驗，要這方也沒用。』武帝方悟。今幸我天子神明，勝於漢武，縱無東方朔之諫，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恐。但邢、葉二天師既稱他是仙人，自當後天不老，怎麼會死？若果死，就不是仙人了。雖然如此，一百四十歲的人，無病而死，便不是仙人，卻也難得。」即便吩咐州

官，取左右鄰不扶結狀，見得李清平日有何行誼，怎地修行的，於某年月某日時，已經身死，方好覆命。

刺史不敢怠慢，即喚李清左近鄰佑，責令具結前來，好送天使起身。那些鄰舍領命出去，內中一個道：「我們盡是後生，不曉得他當初來歷詳細，如何具結？聞說止有金阿公是他起頭相處的，必然知他始末根由。昨日往鄉間去了，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歸，待他斟酌寫一張同去呈遞，也好回答。」

眾人齊稱有理，同回家去。恰好金老兒從鄉間歸來，一個人背著一大包草頭跟著，劈面遇見。眾人迎住道：「好了，金阿公回也！你昨日不到鄉間去，也好與你老友李太醫作別。」金老兒道：「他往哪裡去，要作別？」眾人道：他昨日午時已辭世了。」金老兒道：「罪過，罪過！我昨日在南門遇見的，怎說恁樣話咒他？」眾人反吃一驚道：「死也死了，怎麼你又看見？想是他的魂靈了。」金老兒也驚道：「不信有這等奇事！」

也不回家，一逕奔到李清鋪裡，只見擺著靈柩，眾門生一片都帶著白，好些人在那裡弔問。金老兒只管搖首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眾門生向前道：「我師父昨日午時歸天了，因為你老人家不在，這靈柩還停在此。」又遞過一張單來道：「鋪內一應什物傢伙，遺命送與你做遺念的。」

金老兒接了單，也不觀看，只叫道：「難道真個死了！我卻不信。」眾鄰舍問道：「金阿公，你且說昨日怎的看見他來？」

金老兒道：「昨日我出門雖早，未出南門，就遇了一個親戚，苦留回去吃飯，直弄到將晚，方才別得。走到雲門山下，已是午牌時分。因見了幾種好草藥，方在那裡收採，撞見一個青衣童子，捧個香爐前走，我也不在其意。不上六七十步，便是你師父來，不知何故，左腳穿著鞋子，右腳卻是赤的。我問他到哪裡去，他說道：『我因雲門山上爛繩亭子裡，有九位師父弟兄專等我說話，還有好幾日未得回來哩。』他又在袖裡取出一封書，一個錦囊，囊裡像是個如意一般，遞與我，教帶到州裡；好好的送甚裴舍人，不要誤了他事。即今書與錦囊現在我處，如何卻是死了？」便向袖中摸出來看。

眾門生起初疑心金老搗鬼，還不肯信，直待見了所寄東西，方才信道：「且莫論午時不午時，只是我師父從不見出鋪門，怎有這東西寄送？豈不古怪！」眾鄰舍也道：「真也是希見的事！他已死了，如何又會寄東西？卻又先曉得裴舍人來聘他，便做道魂靈出現，也沒恁般顯然！一定是真仙了。」金老兒問道：「甚麼裴舍人聘他？」眾鄰舍將朝廷差裴舍人徵聘，州官知得已死，著令結狀之事說出。金老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如今他既有信物，何必又要結狀？我同你們去叩見州官，轉達天使。」眾人依著金老兒說話，一齊跟來。金老兒持了書與錦囊，直至州中，將李清昨日遇見寄書的話稟知。州官也道奇異，即帶一千人同去回覆天使。那裴舍人正道此行沒趣，連催州裡結狀，就要起身。只見州官引眾人捧著書禮，稟是李清昨日午時，轉托鄰佑金老兒送上天使的，請自啟看。裴舍人就教拆開書來，卻是一通謝表。表上說道：陛下玉書金格，已簡於九清矣。真人降化，保世安民，但當法唐、虞之無為，守文、景之儉約。恭候運數之極，便登蓬閣之庭。何必木食草衣，剝心減智，與區區山澤之流學習方術者哉！無論臣初窺大道，尚未證入仙班；即張果仙尊、羅公遠道友，亦將告還方外，皆不能久侍清朝，而共佐至理者也。昔秦始皇遠聘安期生於東海之上，安期不赴，因附使者回獻赤玉舄一雙。臣雖不才，敢忘答效？謹以綠玉如意一枚，聊布鄙忱，願陛下鑒納。

裴舍人看罷，不勝嘆異，說道：「我聞神仙不死，死者必屍解也。何不啟他棺看？若果係空的，定為神仙無疑。卻不我回朝去，好覆聖上，連眾等亦解了無窮之惑。」合州官民皆以為然。即便同赴鋪中，將棺蓋打開看時，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，鞋一隻，竟不知昨日屍首在哪裡去了。倒是不開看也罷，既是開看之後，更加奇異；但見一道青煙，沖天而起，連那一具棺木，都飛向空中，杳無蹤影。唯聞得五樣香氣，遍滿青州，約莫三百里內外，無不觸鼻。裴舍人和合州官民，盡皆望空禮拜。少不得將謝表錦囊，好好封裹，送天使還朝去訖。到得明年，普天下疫癘大作，只有青州但聞的這香氣的，便不沾染，方知李清死後，為著故里，猶留下這段功果。至今雲門山上立祠，春秋祭祀不絕。詩云：

觀棋曾說爛柯亭，今日雲門見爛繩。

塵世百年如旦暮，痴人猶把利名爭。